

白 瀨 髓
江 行 雜 錄
遺 史 記 聞

袖 中 錦
搜 採 異 聞 錄



搜
採
異
聞
錄

永
亨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白 獺 髓（及其他四種）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

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

開 本：七 八 七 乘 二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

統 一 書 號：一 七 〇 一 八 · 一 五 一

搜採異聞錄

此 據 稗 海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搜採異聞錄卷之一

宋 永亨撰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淳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西云。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函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謂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碩有畸。曰碩一。碩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父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父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

宋李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

曰太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朱蓋晉法也。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嘆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輔氏箋云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彭器資尙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蠶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嘆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蠶器者一人許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爲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傑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

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處。以與爲昇。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礼字云。古文。𡵓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從處。昇字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當以省文爲正。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宴百寮命婦。明日又勅。受賀之禮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制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考古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宣。易。巽爲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爲寡髮。釋文云。本文作宜。黑白雜爲宣髮。二字甚奇。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宣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璟比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斬華。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爲人禽。石勒嘗盛矣。子奪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而後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儁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而滅。苻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爲墟。慕容乘苻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下缺二行四十三字。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二、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也。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文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竹籬之性。遇其儔必鬪。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

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闕。而罔已起。無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揮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麀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纆。置其所行處。麀足一絀。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來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踴尋得之。盡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臨入信壁。信未起。卽其臥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游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而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夷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大位。而武后已生於幷川。唐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登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眞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屢於其間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發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搜採異聞錄卷之二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嬖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義。若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棲其望。呂葛仙。鳥仙花吾友。子友于皆挺拔。僮僕誠自創。爲再惜居諸。誰

謂貽厥頭基址之類。

今之人謂寒食爲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五。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烟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運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則呼爲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今人謂野牧馬爲草馬。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爲馬。草駒之謂。跳躍之。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鬣蟲也。而可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注云。蟲。喻無知也。鬣蟲之名。甚奇矣。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自然之理也。無間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觀。真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隕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鵝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其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識

旬之後。怡然同羣。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鴈。鵝不自知其爲鵝。宛然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鵝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鴈。鵝之最大者爲天鵝。唐太宗時。土蕃錄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鵝猶鴈也。遂鑄金爲鵝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閒談。曰。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頃船。遼僧之談。合如此。

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敍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名文也。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異白法。感異黑白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漢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於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什。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麀。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王云。除監

本外寫本印本書籍目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月行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爲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虧。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俱足圓滿。是名白半。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爲閏雙。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滬鳥遊。滬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翫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汝取來。吾將翫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滬音鴟也。蜻音蛭也。

陳正敏遜齋開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搜採異聞錄卷之三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貴。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賀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賀家据見在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句。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卽重九之語。故記其在海南。執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爲諸侯師。豈其然乎。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

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置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恠矣。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耳。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爲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畢疎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稍竹間則不終日必爲人與風所敗。唯閉屋垤垣人迹罕至乃可永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爲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廩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

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數法俗語，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劉歆典領鍾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又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簠，酒一壺，脩一案，爲束修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入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蒼頭、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適美者也。束修之禮，乃如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簠、五疋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簠者以簠授皇子，皇子跪奠簠，再拜，博士答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簠，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莊子外物篇：「利害相廢，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闇於小，月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荊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子安